

注釋圈句
足本大字

子書四十八種

君宜署簽

蘇平洲
好學
PDG

韓非子序

常熟畢公天校閱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為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使者以盜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槩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為吾省布政使察賑鳳潁縣以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里中又

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廼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携至江甯孫淵如前輩慇懃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為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為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挾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以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竊為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兩朝褒賞文正曾以奏聞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稿還竊聽入私集且與竊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竊老且病然尚思假年居業以期有以自立不敢鷄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臚舊史氏吳

竊序

楚欲買相於秦戰國策作楚王問於范環史記索隱戰國策一作蟾史記甘茂列傳作問於范環徐廣義一作環韓非作問於千象然宋槧一卷中前作于後作千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千象深甯史精博定不誤也同日又記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卷第一

常熟畢公天校閱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

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褐。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

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

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

國也。

謂五破國也。

一戰不尅而無齊。

為樂毅破齊於濟西。

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問之曰。削

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

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

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

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

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

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

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

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

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

穰侯

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

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

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

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

其民輕而難

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

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

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莞山東可。聞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黨

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

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

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

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

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

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

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

軍乃引而復並於乎下。大王又並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

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

言諸侯知

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

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

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谿。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蓆薦。出貢以供若蓆薦。居久。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

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懷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

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

為得矣

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有蓄

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

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

若山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

福而秦之禍也。天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懃於野戰。負任之旅。

罷於內攻。

勞餉

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加貴人之計也。

均謂

同其計

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

既進退不能則

陛下雖以金石相弊。

弊盡也盡

則兼天下

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遇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

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

齊

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

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

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

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

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

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

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恢然。恢妨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秦若居濕地著

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令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

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

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

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非

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

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

丈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

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疑伐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

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名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

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

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

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

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

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雁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以禽居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

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

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

纒纒有編次也

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掘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

用。惣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蒨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闊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者。誦說此舊事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

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轉次而備。故曰鬻。孫子臙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闕龍逢斬。萇宏分脰。脰。裂也。故氏反。尹子弇於棘。從之於。弇。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闕而死。人手董安子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

威權上逼。故危其身。

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

主謂室主。

兄弟不服。

必危社稷。

君之兄弟。不相從服。

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

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王道衰亡。是故

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

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臣則竊之此君

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晉之分也。趙魏韓也

齊之奪也。陳恒弑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

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質之以備

謂薄其賞賜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

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

曰偏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

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

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為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

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

也。知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